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

九州幻想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铁三角



铁三角

水泡|今何在|ShakeSpace

[春雨之前]於意云

[高楼]骆灵左

Война!

[海祭]多事

[最后的夏日幻想]潘海天

[沉睡之森]斩鞍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两册赠送
主题信封一枚(全三枚)

ODYSSEY OF CHINA

九州幻想

· 铁三角 ·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幻想. 铁三角 /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104-0835-9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9593号

九州幻想·铁三角

作 者: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戚 飞

封面设计: 刘 洋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张: 12.5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835-9

定 价: 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蚯蚓是好人

【文】靳鞍

2010年新年到来之际，我在MSN上亲切会见了伟大的科幻文学评论家，奇幻文学评论家，电影评论家，秘术研究家胤祥同志。在这次会见中，双方就共同关心的中国科幻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科幻作家八卦等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我：“大刘当然是建国以来中国科幻文学第一人，可惜还是软了一点。”

胤祥：“大刘还软？！大刘不要太硬！”

我：“大刘当然是软的……”

胤祥（拍案而起）：“靠，好歹我也是中国科幻文学评论家。”

活该你是中国科幻文学评论家！我恨恨地想，都是文科生，你们全家都是文科生！

好吧，我承认，如果用维基百科上的硬科幻定义为标准，大刘其实是硬的。但是我又觉得，硬好像不是科学技术细节的准确度，比重，甚或是否以科学技术来推动情节发展那么简单。我以为的硬，更多是表达意图的硬。换句话说，整个故事想要讨论的焦点不是我们现实社会中的认知或者情感，而是基于技术发展衍生出来的想象的，并且这种想象需要足够厚实。如果故事引发出来的思考是基于现实社会的为主，科学技术只是延伸这种思考的镜子，我就觉得有点软。

“要不你写个硬的我看看？”胤祥这是在赤裸裸地挑衅我。

我在屏幕这边面红耳赤，终于想起自己才是一个彻底的文科生的事实。“要查资料再写是不行的，”我老实地承认。曾经我想写一个太空电梯的故事，资料查着查着生生把写作冲动查废了，“硬科幻要信手拈来才行，知识结构是已经拥有的，不是在故事中搭建起来的，这才能做到这个，深入浅出。”我信口开河。

大刘硬不硬？这个问题表面上与九州一点关系都没有，九州啥时候混进过小资的科幻圈子了？实际上，如果深入地看，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但是，标准问题多少能勉强联系起来。

奇幻之所以比科幻低级那么一点点，就是因为奇幻的想象力没有科学的基础。你牛X大了，能整出一套自洽的体系来，然后用力灌输给不到小说十分之一的读者，结果也还是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东西。科幻不需要太多注脚，或者说在小说里面不需要太多注脚，因为一个活跃的进化的科研教育和应用体系始终在绘制更大的背景。好的硬科幻，即使建立在想象出来的逻辑或者技术上，也还是很容易让读者联系到现实，因为这些逻辑或者技术本身是现实的。

为了提高地震灾害后的生产自救能力，我从EBAY上购买了100条红蚯蚓。当地震发生以后，我可以：

1. 利用红蚯蚓分解生活垃圾，垃圾车开不进来的情况下，使生活垃圾肥料化；
2. 用这种有机肥料来灌溉花园里的豌豆和空心菜，去不了超市的情况下，可以蔬菜自给；
3. 挖出红蚯蚓来骑车去二十公里外的水库钓鱼，以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蛋白质。

我在院子里用塑料箱子给蚯蚓搭了一个家，并且丢进去一大堆果皮菜叶。不知道是不是垃圾浓度太高，红蚯蚓不太喜欢这个家，夜里会偷偷从箱子里爬出来。有一天早上，卧室的落地门上爬上了一条肥大扭曲的红蚯蚓。老婆大人看见顿时就慌了。

“快去把它扔掉扔掉！”她对轩轩紧急动员。

轩轩爱惜地把蚯蚓从玻璃门上拿起来，捧在手里，认真地说：“不可以扔掉的，蚯蚓是好人。”

蚯蚓会松土，会分解腐殖质，提高土壤的生产力。生产力提高了，轩轩种的豌豆产量就高了。豌豆产量高了就可以炒更多蛋炒饭吃。所以蚯蚓是好人。这样一个逻辑是以人为最终受益对象潜移默化的。同理，蜗牛就是坏人。轩轩四岁就知道蚯蚓和青蛙都是好人，这是多么伟大的力量啊！

如果写一个豌豆亩产过万斤的故事，也许十几米长的超级蚯蚓会很容易被人接受？但我要编一个专型的故事，就要做生物小百科的填空题。恰好同学说要编辑一本龙渊什么怪兽的，先给我生物小百科，让我写相关的故事。我心中暗想：谁要看填空！

科幻的路奇幻走不通，首先是在逻辑上没有潜力，我们就只能煽情了。同学们，长篇煽情很累的，所以请不要意外《白驹》又拖稿了……

九州

九州

我们听见大海上远洋巨轮的号角，那些男人从不曾离开。

九州幻想 | 目录

-  九州 · 最后的夏日幻想/潘海天
[河络 成年礼 小咕快跑 大家快跑 大危机] 001
- 九州 · 海祭/多事
[夸父与河络之城 传说] 040
- 九州 · 沉睡之森/斩鞍
[青鸾 家庭 守护] 065
- 九州 · 铁三角/今何在 · 水泡 · shakespeare
[悬疑 推理 科幻 三枪] 075
-  铜镜记 (下) /E伯爵
[妖孽不断的旅途 恩仇记] 107
-  春雨之前/於慧云
[父母心 游子意] 139
- 东海珍珠/八角执
[姑娘小伙 都是龙] 151
- 高楼/骆灵左
[世界方舟 男和女] 169
-  没有虫子的房间/蓝涂
[新房客 都市文明病] 176
- 警察故事/苏冰
[男人没有底线] 189
- 灾难下的戏 文字/大荒孤络 191
- 加菲日记 183
- 老妖问答 184
- 天启都市报 185
- 河络图纸 188

九州
最后的夏日幻想

【文】潘海天

【小店的新工作】

宴会结束了。

地火神殿前的巨大岩洞里摆满了桌子，然后一直延伸到洞外的巨大火环隧道里，桌子环绕着阿勒茹死火山口，一圈一圈地向上蜿蜒，好像一条巨大的蛇张开了腹上的所有鳞甲。酒气是蛇肚子里的火光，熏倒了每一个河络。

一张锈迹斑斑的铁皮桌子下，躺倒着几双脚。

醉醺醺的声音在低语：“喂，小咕，你抽中了什么职业？”

“我不知道，没有看清。”

桌子下传来粗鲁的笑声。

“他没有看清。他还不敢看，不敢看。沙蛤，你呢？”

“我是厨师。”

“厨师？你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吃得圆一点，再圆一点？”

“很好的梦想，”满足的啧啧声，“我是厨师。”

“我是铁匠。”

舞动胳膊的声音。

咚的一声响，什么东西撞了下桌子。杯子在桌面上磕碎了，黑色的酒液顺着桌子缝里流了下去。一声喷嚏响。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桌子下爬了出来，甩了甩头上的

水。他抬起脸，露出一双淡紫色的大眼睛。

“小咕，你要去哪？”桌下的声音含糊地追问。

小咕摇摇晃晃地爬起身来，像一只断了腿的狗在原地打转。宏伟的大火环一圈圈地在他头顶上盘旋，嗡嗡叫唤。滚烫的铁球还揣在他怀里，冒着烟，烤灼着胸膛，但是他没有勇气掏出来看一眼。

这是河络们的成年宴礼。年满9岁的河络要在夏季结束的最后一天，在铸造真神的面前抽选自己一生所属的行业。除了三年一度的地火节试炼大会，这就是平日里河络们最奢华的节日了。

地火神殿岩洞里石柱林立，爬山虎藤四处攀蔓，银子打造的门扉在火把下亮如白骨，映衬着往日的荣耀。在广场的中心，有一眼永恒燃烧着的岩浆火炉，暗红色的火光下，显露出屹立着的那尊巨大的烛阴神兽铜像。它蹲伏在那里，有一座山丘那么庞大，似乎与火环城同样古老，弩张着刀戟般的胡须，头颅上昂，阴沉沉地开口而笑。

在成年礼前，苏行们会将刻有小河络名字的铁球倾倒入烛阴山丘一样高的背部豁口中。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里，即将获取神示的铁球就在烛阴颇长的肚子中打着转。好像将一场暴雨吞入腹中，雷鸣电闪，轰隆作响。

小家伙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会在夜间绕着烛阴打转，瞪着溜圆的眼睛，屏息静气地用手指摩擦烛阴滚烫的肚皮。他们的指头能感触到敲打着铜肚皮上那些细密的雨点。

咚咚咚咚咚。

铸造之神的指头掏弄着他们的命运。

等到铁球从烛阴的口中喷出，就会多了一行曲折细小的字，标明了每一个人适合的行业。

那些字好像刚刚被火热的刻刀刻上去的，还流淌着青烟。

阿络卡神情凝重，一个个地读出铁球上的名字，让刚成年的小河络们上前去领取自己的未来。

铸造之神从来没有搞错过。

有时候它会让骨骼粗壮手掌厚实的河络去雕刻首饰，身材瘦削手指细长灵敏的河络去开山打石，乍看起来神识不可思议，但最终事实却证明它们恰如其分。

诚然会有人厌恶自己的工作，很多河络在开工的第一天会晕，会吐，会情不自禁地全身乏力，但很少有人会真心想要逃离铭刻在铁球上的命运。因为他们自己也深深相信，如果没有做好真神赐予他的职业，那么别的会干得更糟。

长大了。

小咕摇摇晃晃地走着，突然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

长大了意味着被正视。

他还不习惯突然变成被人看见的对象。

在成年之前，他们原本只是一群无足轻重的雏鸟，或者一群巨鼠崽，被人呼来喝去的小家伙，没有绰号，因此也算不上河络城的正式居民，只是一群幻影，被河络莫卡拖着跌跌撞撞地跳过蚁穴一样拥挤的火环城。

闪开。

别挡道。

从我的路上滚开。

他们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些。

河络的小孩没有游戏时间，他们要争分夺秒地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就连张不开眼的红眼莫卡，都老得数不清小河络的数目了，仍然会努力揉着发红的眼，拖着关节炎的腿，像轰小鸭子一样赶着小河络们穿过六层火环，把火环城的所有通道介绍给他们。

有时候是铁器工厂，通红的铁水从井炉里流淌出来，热气弥漫，巨大的铁锤起起落落，叮当作响，像是永不停息的时钟；有时候是乱糟糟的集市，在那儿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一起，铜面具和烘山芋，烟嘴和琴匣，带穗子的皮背心和劣质的彩木雕像；有时候是拥堵的街道，巨鼠拖运的运水车一路漏着水，装载满茛菪和蘑菇的小推车挤成一团，训鼠师的皮鞭和战士的短剑撞在一起，理发师在瓦片上敲打着锋利的剃刀招揽生意。

每个河络都有自己的轨道，这些轨道密集交叉，又相辅相成。只有小孩是轨道之外的东西。

所以，不论走在什么地方，闪到哪一边，都有人对着这群歪歪倒倒的小河络们的耳朵喊——

闪开。

别挡住路。

从我面前滚开。

等等。

小咕的朋友阿瞳从桌子下钻了出来，跟在后面不放，嘴里还在嘟囔：

“别走啊小咕，还没说你的……”铁匠学徒摔了一跤，滚到煤渣洞下面去了。一声惨叫。

这个火热的夏末之夜，所有的人都醉了。这可是河络城难得一见的场景。每一座河络城都是由精准的发条齿轮和飞陀、摆锤组成的大机器。河络们各行其是，像

是水滴顺着轨道滑行，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毫厘不差。拿到了铁球，就相当于看到自己的人生初步轨迹。

铁球之后，是三年一次的试炼大会之梦。就为了在试炼大会上出人头地，就为了获取一枚梦火者勋章，就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刻到地火神殿的工匠碑上，他们锱铢必较地计算自己的时间，把每一秒都花在一只小茶壶的壶嘴上，花在一根马鞭子的手柄上，花在一把雨伞的撑骨上，把它们磨得更光滑，把它们雕琢得更精美，把它们做得更轻巧。在踏上所有河络一生中必定有的那场游历之前，他们就是这样的，不会花一秒钟抬起头来朝四周看上一眼。生活清苦，但却乐在其中。

小咕摇摇晃晃地走着。通道两侧的火把通红，就像火热的玫瑰。他从胸口掏出铁球，把它捏在手心里。

他在河童殿呆足了九年。有教导各种技能的苏行和照顾日常起居的姆嬷。从老师们那里，小河络们了解了所有工具的名字，了解了所有的食物和驯养动物的习性，了解了所有矿石的种类和用途，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生活。

生活是从今天开始的。

他们会先拥有职业，然后有一天会有自己的绰号，直到有了绰号以后，一个完整的河络才咔嚓一声组装完毕，才成为组装这座城的一个零件，一个角色，无数纵横交错的轨道中的一条。^①

他准备好了吗？

“别挡着道。”一声大吼在小咕耳边炸响。

小咕吓了一跳，回过头去，发现那名醉醺醺的大叔并不是对自己喊叫。那是个河络车夫，扶着黑沉沉的火环隧道洞壁，支撑着稀软的腿，正对一名从喝醉了的姆嬷手中溜出来的河络小孩放声大喝。

不是对他。

他已经有铁球了。

小咕掂起脚步，把铁球举起，朝着火把凑近。他抬头朝闪闪的铁球、闪闪的命运、闪闪的未来看去。

“新矿工？”

矿工头火掌舒刺皱了皱眉头，苦恼地搔了搔下巴。

“我们还需要新矿工吗？”他问周围的那些木头人一样的矿工，“我们已经五年没有增加新人了吧。要不是怕亵渎神灵，我就要亲自赶到地火殿去问问烛阴是不是搞错了。”

他摇晃着硕大的头颅打量小咕，青铜色的腿微微弯曲，“知道吗？整个火环城，最悠闲的就是矿工。我们的屁股都快要长青苔了。”木头人们龇牙一笑，给他

的话做注解。小咕看到了一排雪白的牙。

“你喜欢火环城吗？”火掌舒刺突兀地问。

“我，当然喜欢……这是座伟大的地下城，不是吗？”小咕吃了一惊。

火掌摇摇巨大的头颅，伸伸懒腰，使劲打了个哈欠，“要让矿工来评价的话，这是座死城。”他转过身去，皮背心腰带上插着的铁钻柄上挂着一串摇摇晃晃的火焰缠绕的铜环，说明他得过梦火者勋章。他一定是方圆一千里地内技巧最高超眼力最毒辣经验最丰富的矿工了，但是此刻他只能弯腰在废料堆上刨刨拣拣，拾起一块黑色的石头，用袖子擦了擦，把它扔给小咕看。

那块石头大约有桃核大，触手冰凉，仔细看有绿色的线状火焰在乌黑的皮里燃烧。

“是蛇纹墨晶石？”小咕张开了嘴。

舒刺回答：“是块好籽料，要是在过去，能换一只雷眼山中的活耳鼠。耳长毛软，牙尖色黄。”

“可是现在没用了，”他浑浊的眼睛越过小咕的肩头看向远方，“再没有商人来我们这儿了。蛮族的商队，羽族的商队，人族的商队，都没有了。我还记得那个商人的名字，胡不死，只要经过他的铺子，不买点什么，根本无法脱身离开。可是现在，有人愿意带根针来火环城吗？有吗？有吗？有吗？”

行业内公认，是一些穿越雷眼山到雷中平原的河络马帮发现了阿勒茹火山的墨晶矿。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襄化纪时期，北邙山的某个马帮到九原城贩货，回来时为了平衡马背上的驮子，顺手在一个小河谷里捡了几块石头压重，回国后却发现那是几块上等蛇纹石质的墨晶石。

开矿者们蜂拥而至，在死火山口中找到了矿脉。数百年的时间里，开矿者们环绕着椭圆形的死火山口步步下掘。开挖阿勒茹火山是艰难而危险的活计，一块上品的墨晶矿石，可能是巨大财富，也可能是矿工的墓碑，但是对墨晶石的渴求，战胜了无处不在的深邃裂隙和死亡威胁。

矿工们缓慢地开掘出一条螺旋形的主巷道，这条主巷道被称为火环，在许多代时间里不断扩大，开辟了无数密密麻麻的岔道和空洞，用石块垒砌起高大而坚固的建筑，其中最大的一座就是地火神殿。朝向火山口内的一面被凿出了许多采光口，采光口不断扩大，连成了成条的廊窗。如果站在火山口山顶上往下望，就如同俯瞰一个巨大的环形蚁穴。断断续续的大型柱廊和条窗指出了火环的位置，从敞开的火山口里就看得见的火环有六周，看不见的一周是灰环，一头扎入暗黑的火山口底部。

在火环城最繁荣的时期，这里拥有了两万名矿工。他们选出了自己的苏行、夫环和阿洛卡。

火环变成了一座蓬勃发展的新地下城。

六百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带给河络大量财富的矿坑，开始如

同迟暮的老人。经过冲洗、分拣、估价，然后被搬进仓库的原矿石越来越少，质量也在下滑。

为保证产量，矿工们大幅度增加了挖土基数，矿坑越挖越深，挖到了三百尺、六百尺，甚至一千尺以下，尽管如此，最终获得的矿石却越来越少。火环向下猛扎的速度陡然慢了下来，终于有一天它停止了前进，变成一条彻底的死蛇。

商人们开始络绎离开这座城市，然后是酒店旅馆主和杂耍艺人、歌行者，最后是游历到此的河络工匠，挖掘声和笑声消失了。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代的火环河络开始要面对空荡荡的仓库和残酷的饥荒了。

“没有了，全都没有了。”火掌舒刺意兴阑珊地嘀咕着，推开木头人，向远方的巷道走去，边走边不解地吼叫，“新矿工！”

小咕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工头离开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那块矿石籽料还捏住自己的手里。

矿工屋藏在一个不起眼的黑乎乎的矿坑中，是一座两层高的低矮老旧的木头阁楼，四角里都是黑色的积水。凉飕飕的寒风从井下吹来，在空荡荡的木柱间游荡，虽然是盛夏之日，依然让小咕的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新矿工？”门卫蝗眼古洛怀疑地盯着小咕，然后在桌子后面摸索了半天，才把一块小木头牌子粗暴地扔了过来。那块牌子上系着根皮绳子，

还用很粗的墨笔写着

叁
学

和小咕的名字。这表明他是个三等矿工学徒。

“拿好，这是你的号牌。把牌子挂到坑口的签板上去，以后，你每天来的时候都要把牌子挂上面，明白吗？”

小咕点了点头。木头签板就树在大厅门口，上面有一排一排的钩子，写着名字的木牌在上面晃悠。即便是最下面一排钩子的位置，对他而言都有点高。

小咕艰难地踮起脚，把自己的牌子挂在一个空钩子上。他看见最上面的那块牌

子上写着

壹
掘工
火掌舒刺

，在他背后，蝗眼古洛磨磨蹭蹭地从仓库里提出了铁镐、

铜制头盔、荧光棒、一长卷绳子、一盏烧獾油的矿灯，还有粗帆布缝制的工衣，一件缝制了许多口袋的皮背心。古洛是一名瘸了腿的老矿工，头发灰白，发黄的瞳孔显得格外的严峻。

“把它们全都穿戴好。”他吼叫道。这些矿工们似乎不通过吼叫就无法传递信息。小咕决心很快学会这一职业习惯。

帆布工衣太长了，一直垂到小咕的膝盖上，镐把也太粗了，这些工具适合年纪和块头更大的河络使用。河络们虽然对产品精益求精，对自己的工具却马马虎虎不太讲究。外物无法帮助心的雕琢，老工匠们都这么说，让你的身体去适应这些工具。小咕把它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好像扛着一尊大炮。

蝗眼古洛斜着眼上下打量穿戴完毕的小咕，似乎很不满意，但又无计可施，“好了，先这样吧。”他在一本又厚又旧的羊皮纸本上翻看，“今天你的活计是……不，没有矿坑，现在没有挖矿任务。让我查查有些什么活……掘进工学徒任务，顺着红沙蟹隧道两侧挖排水坑，三十步一个，每天八坑，不能多也不能少。”

他翻开另一本更厚的羊皮纸本，然后搔了搔头：“现在有个问题，红沙蟹隧道的拱顶塌落，上个月已经废弃了。如果这样……”

蝗眼古洛琢磨了一下，“那么你可以歇工一天。”

“我会挖排水孔。我可以去别的隧道挖。”小咕提议说。

“不行！”

蝗眼砰的一声合上厚厚的书，腾起一股尘土来，他恼火地瞪着小咕，把一根细长得好像鞭子的手指竖在缺了牙的嘴边，“铸造之神啊，没有什么其他隧道。要么红沙蟹，要么休息。书上写好的东西不能随便修改。你，必须歇工一天，明白吗？”

“怎么歇？”

蝗眼古洛翻了翻眼，朝背后努努嘴。

“明天，你可以带副行军棋来。”他建议说。

小咕抱着换下来的外套，步入矿工屋。一股潮湿黑暗，夹杂着烟味和其他味道的气流袭了过来。他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发现那是一个很长的大厅，两端摆放着铁炉子，炉子中间是一排排的粗糙的木头长凳。墙面和天花板都已经被烟熏黑了。屋子里坐了很多，但还是看得出一些空旷来。在早先，火环城里这样的矿工屋有好几百间，现在矿工的数目已经大大减少了，也就十来间这样的屋子还保留着。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屋子给人的感觉是死气沉沉的。没有人抬头注意他，他们全都呆在自己的位置上。

小咕捧着自己的衣服，有点不知所措地站在通道上。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感浸透他的全身。现在有人看他了，但是投来的目光都是好奇的和冰冷的，他还不是他们的伙伴。他呆立在那里，看上去一定像个傻子。也许，他该把手上的衣服放到凳子上，先坐下来再说？

“嘿，新来的，”有人在他身后说，“你可以找个空箱子，把旧衣服和工具放进去。”

小咕这才注意到每面墙上都擦放着三排箱子，几乎从地面触到低矮的天花板。他朝指点的人感激地一笑，然后朝衣服箱子走了过去。

底下的箱子似乎都被人占用了，小咕只好伸长脖子去够最上面那个空箱子。他跳了两下，都没能抓住把手。没有人过来帮他。他的胳膊都伸得累了，还是努力跳了一下。两下。三下。

“见鬼，你太矮了，”一个声音在他身后轰隆隆地说。小咕回过头去，又看到火掌那硕大的身躯，他岔开双腿，站在走道上大声喊道：“笨牛——”

另一名矮胖的矿工跑了过来，他的鼻子又扁又宽，满脸的胡子好像从来没有收拾过。

“把你的箱子换给他。”火掌吩咐完，拖着沉重的脚步头也不回地走了。

剩下笨牛气哼哼地站在那里，垂下头看着面前的小河络，最后他猛拉最底下的一个衣箱，把里面的东西都拽了出来。他怒气冲冲地吼道：“这是你的箱子了。”

“不用换了，我可以蹬着凳子爬到上面，”小咕试着朝他微笑，“真的。”

笨牛眯起眼睛，上下看了他半天：“真神在上，火掌的话从不更改。”他打开最顶上的箱子，把东西大力摔了进去，猛地旋转身走了。

“别理他，笨牛哈离才是真正的傻子，从来不分好歹。”小咕回过头去，发现说话的正是刚才建议他找箱子的河络，有一道苍白细长的脸，比他大不了几岁。

“坐这边吧。”那年轻河络说，向一边挪了挪，给小咕让出一个位置来。

“谢谢。”小咕感激地爬上了长凳。硬邦邦的皮背心好像乌龟甲片，让他动作笨拙。他问了那个新伙伴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要是没有工作，我们为什么要换上这些衣服。”

“这样才能说明我们是矿工。”

“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等待。”

年轻的采矿工说，然后缩起脖子，把自己藏在硬邦邦的帆布衣服和短皮背心里，无聊地用一把小刀削着夹在腿间的一根木棍。

现在小咕知道，为什么蝗眼古洛要他带着行军棋来上工了。

他学着其他矿工的样子在凳子上坐得笔直，后脖颈很快就僵硬起来。小咕痛苦地转转脖子，突然在矿工群里看到了笨牛的目光——那个大块头瞪着小咕，毫不掩饰眼中的敌意和最彻底的轻蔑。

小咕扛着他的新装备，爬出了矿工工会所在的地下洞穴，站在忙碌的十字隧道口，一时有点茫然无措。上了一天的工，他觉得腰酸背疼，但是到底做了些什么，他又有些糊涂。

这可是第一天，所有的伙伴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碌。

沙蛤如愿以偿地戴上了厨师帽，脖子上系上了红色三角巾，他的一生将面对成千上万的土豆、蘑菇、莴苣和胡萝卜，要熟知胡椒、茴香、肉桂、丁香、八角、孜然的妙用，还要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二十米长的沙虫像巨船那样躺在屠宰场，翻滚着死去，鲜血如同瀑布喷射；阿瞳在铁匠铺挥汗如雨地砸打铁毛坯，他的胳膊会越来越粗，面孔会被火烤得越来越黑，他对火的理解会渐渐深入，对钢中杂质的判断会越来越毒辣；还有那些木匠、瓦作、虫师、驭鼠师、殖农、陶工……所有的人都自己的轨道之初忙碌，甚至都要加班，但是矿工无班可加。

小咕没有目的地信步闲逛，越走越远。当他愕然止步的时候，发现大灰环入口就在他左手边，如同垂死之人发黑的咽喉，但却没有守卫的痕迹。

大灰环是火环城最低的环形主隧道，它是最后的大开采留下来的遗迹，深埋在地平面下，没有采光口，没有住民，没有任何河络活动的迹象。只有空荡荡的巷道、迷宫般的竖井和没有清理干净的掌子面，只有深处的暗红色岩浆和夜光蘑菇偶尔点亮某些区域。

灰环是块危险地域。支撑架和边墙无人维修，正在慢慢腐朽，随时都有冒顶和片帮的危险。它探洞众多，像树根茎须那样向四面生长，和没有整理干净的岩石裂隙组成一座超级庞大的迷宫。

原先有两名河络长矛手在此守卫，没有阿络卡的许可，没有人可以下到里面去，但是很久以后，卫兵被撤销了。这儿被简单地用木板钉死

小咕无聊地拍了拍封路的厚木板，却发现貌似坚固的路障上的钉子早就丢了大半，如果转动木板，很容易就可以从木板缝隙里钻进去。他吐了吐舌头，琢磨着是否要把这个发现告诉蝗眼古洛，矿洞的日常保障归他管哩。这时候，紧挨着大灰环的另一个地下廊道向外喷出一阵火焰和青烟，还有轰隆隆的巨响，小咕的眼睛一亮，扛起镐头朝那个地下洞室奔了过去。

那个洞室有个宽敞的斜坡，倾斜着向下插了三十多尺，然后骤然止步于一道陡峭的绝壁，斜坡上日常总是堆满了各种你想象不出来的古怪物品。

小咕顺着斜坡跑下去，站在石头砌成的护栏边，就能看见悬崖下火红色的岩浆海在翻腾。它们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火之恶魔，拼命地搅起漩涡和泡沫，向上冲起几丈高的岩浆浪，每当这时，烧灼皮肤的热量几乎能把小咕冲个跟斗。

“喂，哪来的矿工啊，”有个醉熏熏的声音朝他喊，“是要在这些垃圾中挖宝贝吗？”

小咕回头应了一声：“布卡老爹，在忙吗？”

布卡老爹哈哈大笑走了过来，满脸的大胡子遮住了他坑坑洼洼的面孔，赤裸的胸膛上挂满了汗，他用两团布塞住鼻孔，抵挡四面散发出的臭味，还不时解下挂在脖子上的酒葫芦给自己灌上两口。布卡大概是整座火环城唯一在工作时间喝酒的河络。老吹牛大王布卡。大话王布卡，糊涂布卡，吹牛王布卡，喇叭布卡，都是他

的名字。成年河络在背后议论他放弃了自己的真神之路，但是河络小孩们喜欢他，听布卡老爹吹牛，是童年时代罕得的笑声。

他喝多了后，就会号称自己参加过两百年前的战争，他那时候勇敢强壮，身高超过夸父，杀人如同砍瓜切菜，两百年这个数字就不用提了，他战斗的对象更是虚无缥缈。

“夜蛾人会趁着黑夜杀过来，它们悄无声息，突然就出现在眼前，割坏了我的鼻子，破了我的相，可最终我还是征服了它们的公主，嗯，好几个，要不是这些美人们最后飞上月亮，也许最后我能继承夜蛾人的王位。

“对付这些恶魔，只有一个办法。太阳！还有火。可是夜蛾人还有法术保护，一般的火都烧不死他们。只有熔岩浆的温度凑合着够。把它们扑倒在热腾腾的熔岩浆池上，跳上去打个稀烂，再把它们的头按住，就听到嗤的一声，夜蛾人化成青烟……”

吹牛布卡口沫横飞，看到周围一圈人挨个张开了嘴，就满足地微微一笑，神秘地收住了口，转到其他方向去：“对了，这不是你工作的第一天吗？怎么跟死了爹似的无精打采。”

“我没有爹。”小咕回答。

“你们都没有爹，”布卡抹了抹嘴巴，擦去胡子上的酒沫，“过去的河络可不是这样的，他们有爹有妈，我觉得也挺好。”

他站了起来，把铁铲插入垃圾堆中，鼓起浑身的劲使劲一搅，堆叠到了悬崖边缘的垃圾纷纷坠落，被安装在悬崖中部两个巨大的带铁齿的铅轮一点点碾碎，再掉入岩浆熔洞的血红巨口之中。每当此时，就从火海中喷吐出上百尺高的火焰和烟雾。被碾碎的东西有带铁箍的桶、布娃娃、旧车、相框。都曾经是过去的记忆，过去某些人的爱物，现在只能让垂死的火山再多冒出几股白烟。

小咕很喜欢看这幅景象。他趴在栏杆上，斜撑着胳膊肘，看了好一会儿，又仰起头问：“布卡老爹，没有了矿石，火环城会死吗？”

“谁关心这个，”布卡哼哼道，又给火山那庞大的胃口加了一大铲子，“就像关心北邙山去年冬天下了几场雪一样蠢。”

小咕大睁着眼，默默地想了很久，“布卡，你的意思是，火环城的死与活，根本就不重要是吗？”

【小咕的初恋】

小咕在曲里拐弯的黄鳝鱼隧道里，慢腾腾地挖掘排水坑。

在看到铁球上的字迹时，有一会儿他还蛮喜欢矿工这个职业的。寻找矿脉，挑拣矿石，挖掘坑道，然后在各种危险的故事中幸存下来，多么有趣的生活……可是